

玫瑰书评

什么样的诗句能让读者感受到春天的气息？带着光、亮和力量的诗。

“这些诗帮助我从焦虑里剥离了出来，哪怕在严冬里也感受到了春天里的气息。”

《三行集》：带着光、亮和力量的诗

■ 吴孜

2月24日，我去远郊一所中学，与老师们商讨如何向学生讲解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丛书《46亿年的奇迹：地球简史》。从我家出发乘坐地铁到学校，得要45分钟，出门前，我从书桌上抓了一本书塞进了包里。

我喜欢在地铁里读书，且车厢越是拥挤我的阅读效率就越高。新世纪最初的那几年，每天上下班我得乘坐10站地铁，高峰时间往来于赤峰路与中山公园之间的地铁总是非常拥挤，就在那样的环境里，我读了杨宪益、韦君宜、周一良、许倬云等等前辈的著作，今天回忆起那一段地铁里读书的往事，真是无比美好。

从新世纪初到2021年，上海的地铁线路从只有三条发展到了十余条，但高峰时段拥挤依然。我挤进车厢中间，才得以从包里掏出那本书，一看，是张新颖的《三行集》，我笑了。

《三行集》的责任编辑肖海鸿年前就把张新颖最新出版的诗集《三行集》寄给了我。在最好哪儿都不去的这个春节里，我一直在帮朋友审阅《当代修辞学之管窥》。那是一本不容易通读的书稿，读到壅塞时就拿出《三行集》来奖励自己，所以，断断续续地，我已经读完了这本诗集。

与张新颖结缘，因着他的一组谈论读书的文章。这组发表在我供职的报纸上的文章，后来汇编成了一本书，书名就叫《读书这么好的事》。与张新颖起于这本书的友情，后来也以书为媒始终密切着。他赠

给了我不少他的著作，更是在百忙之中替我的一本读书笔记《于阅读中如痴如醉》写了序，如此交往，张新颖给我的印象是形而上的，只关心教书育人和著书立说。而以上所引这三行诗，虽像所有的诗作一样没有办法一言以蔽之，但作为诗人的张新颖对生活的热忱，却显而易见。而不停歇地吟咏檐下路边的花花草草，也在证明着我

对张新颖的新认识：月光下的月见草
水流中的水葫芦
野地里的野萝卜花
既然听从心声带着《三行集》上了开往学校的地铁，就让我再读一遍吧。这一次，读到第25页上的这一首时，急不可耐地翻到诗集的末页确认《三行集》的写作时间：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。

在资料堆里爬梳出广受好评的《沈从文的前半生》和《沈从文的后半生》的大学教授，偶一转身成为诗人，就能发生我意想不到的变化了吗？

进化到一半的智慧生物
把愚蠢藏在核心疯长
内部爆破后重回洪荒

就算这三行诗是《三行集》中最后完成的一首，2017年3月，作为诗人就能预见2020年1月直至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大事件？如此一联想，我六神无主起来。头脑里万马奔腾时，握着诗集的手，就虚了。一个刚进车厢的女孩从我身边挤过去，挤落了《三行集》。她捡起来递给我时，带着一脸歉意问：“什么书呀，这么漂亮。”

做成日本“文库本”开本的《三行集》，

的确漂亮。纯净又纯粹的蓝天上，一朵白云因为呈现着絮状而给我们正在自由飞翔的暗示。

接过漂亮的《三行集》，我也到站了。出车站步行的那几百米，我走得心不在焉。我知道，我的心还在《三行集》第25页的那三行诗里，就赶紧停住脚步搜索出一条信息：2月27日下午2点开始的思南读书会第356期，主题是“诗的礼物——读张新颖的《三行集》和《独处时与世界交流的方式》”，我要去现场，去听听张新颖和他的学生们是如何谈论《三行集》的。

张定浩、木叶和黄德海，果然是深得张新颖真传的好学生，而方岩，因为与张新颖的学生们长久地“厮守”在一起，也领会了张新颖写在诗里的深思。他们的发言，他们的争论，让我了解到，三行诗这一形式，古已有之。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去寻踪，浩瀚的《诗经》里就有三行诗的踪影，而刘邦的《大风歌》，则是不容争辩的三行诗；再到西方典籍里去寻找三行诗，就更不是一件难事了。但丁的《神曲》，每一节都是三行，它们一节紧随一节，给读《神曲》的人一种连绵不断的感觉。相对于四行诗和八行诗因为对仗而赢得的稳定效果，三行诗总让读诗的人产生因呼唤得不到回应而产生焦虑感，从而催促着人们不停地向前走。

虽然现代诗有着其发展理路，可就是有不少读者认定，不少所谓的现代诗，是分行的散文。也的确有不少所谓的诗，是文字分行后带给写作者的写诗幻觉。那么，《三行集》是否有这样的嫌疑呢？张新颖的学生们一致认为，他们的老师从1988年开

诗情话意

贺“三八”妇女节

（词二首）

■ 苏青

满江红·赞母爱

孟母三迁，断机杼，育儿成器。岳武穆，精忠报国，萱堂激励。伺老持家甘奉献，建功立业抛安逸。颂千古，母爱酿真情，甜如蜜。

游子衣，缝补细。春晖洒，丹心碧。感体贴温馨，心血呕沥。茹苦含辛人典范，亲和良善容颜丽。孝为先，数浩荡慈恩，当铭记。

浪淘沙令·赞女性

喜庆忆从前，妇道森严，无才德厚守节贤。封建纲常滋恨怨，苦不堪言。
四九启新篇，吐气开颜，撑持寰宇半边天。并肩须眉拼奋进，恐后争先。

烟花夕拾

椿萱并茂，形容父母健在、安康。因为香椿寿命很长，萱草可以使人忘忧。而如今椿庭已然离去，萱堂又岂能忘忧呢！

老家的那棵香椿树

■ 毛庆明

入夜，母亲打来电话，她说院子里的香椿发芽了。母亲的声音有些暗哑。握着手机，心头是挥之不去的怅惘。抬眼望窗外，春江春暖，原来食香椿芽的时节再次悄然而至。

香椿原是山野之物，无论南方北方，寻常百姓的房前屋后多半都有栽种。而我们安徽的太和香椿，更是因为汉光武帝刘秀那一段错把香椿当桑葚的乌龙而闻名。近些年，香椿的身价如同荠菜、马兰头这些野菜一般，悄然上升。然而同样的嫩芽，同样的鸡蛋调料，却吃不出幼时的感觉。也许，我们的味蕾也在悄然退化？

老家院子里有一棵大大的香椿树，枝繁叶茂，绿荫华盖。春天的时候，有蜜蜂盘旋；夏天知了在水梢鸣叫；到了冬天，香椿褪尽了一身繁华，只留下灰突突的树干，蛰伏起来，待来年春天，再绽新芽。
幼时吃香椿如同过节一般热闹。往往

是母亲一声吩咐，我们兄妹几个立刻上阵。哥哥爬上五、六米高的椿树，用叉棍将枝头的嫩芽叉住，轻轻一转，椿芽就从枝头脱落下来。我和三姐早就携好了篮子，将地上的香椿芽一一收集起来，交给二姐，二姐摘洗完毕交给大姐，大姐用开水将芽尖烫一下，捞起切碎，拌入打散的鸡蛋，加细盐，入油锅，随着“啦啦”一声，香椿特有的气息在空气中迅速弥漫开来。

香椿的吃法很多，可炒、可焯、可腌、可炸。无论哪种做法做出来的香椿都特别下饭。幼时的生活是清苦的。曾经有一次，母亲用低廉的价格买了一麻袋土豆，于是整个夏天，我们的餐桌上都是清炒土豆丝或者土豆片，以至于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我看到土豆就会条件反射地泛胃酸。可是有香椿的日子是欢乐的，这欢乐可以持续两个星期，直到香椿芽变成树叶，香椿树变成一片绿荫。

老家院子里的香椿是和葡萄架相连的。春天的时候，那些调皮的葡萄藤会循着

枝杈爬满香椿树的枝头，将香椿坠弯了腰。香椿不恼，就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包容他任性的女儿。到了秋天，葡萄架上坠满了果实。而爬上香椿枝头的葡萄藤蔓，结出的葡萄果实，总是更为香甜。那个时节我放学后扔了书包就爬到葡萄架上饱餐一顿葡萄，一直吃到胃液发酵了葡萄汁，微微感到有些醉意了，才依依不舍地下来。我想那时候母亲，面对五个生长期的孩子，是有些心酸的，每次我吃完给母亲摘一捧，母亲总是说她不爱吃，我信以为真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放学回来比平时早，我看见母亲佝偻着腰，在拣食掉落在地的葡萄……

随着城市的发展，老房子要拆迁了。母亲执意要求新房子也要有个院子，把老房子这边的花草树木一起搬过去。母亲说，和这些植物相处久了，感觉它们也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一般。如今在母亲居住的日子里，春天的枇杷，夏夜的葡萄，秋天的橘子，冬天的蜡梅，依旧装点着母亲四季简单而明朗的生活。那一株香椿，也已在新的院子里扎根，并

始写诗起，30多年里断断续续地写诗，也出了几本诗集，但《三行集》是他为2016年4月至2017年3月的思考寻找到的最佳记录形式，这些微型诗，将诗里的明亮完全地完美地显露了出来。

一听到学生们说自己的《三行集》写得明亮，张新颖激动了。他说，一段时间以来，他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，即普通人与诗能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。不少圈内人故意将诗“提升”成一种高精尖的文学样式，以此来排斥普通人走近和走进诗。真有不少老实的普通人因此觉得自己与诗无关，不能体会到诗能给人们带来礼物。张老师觉得，自己就是得到诗的馈赠的那个幸运的人。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个诗人，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个业余诗人。不过，肖海鸿似乎不太愿意将张新颖归到业余诗人的行列，作为《三行集》的责任编辑，在过去的一年里，她反复阅读和斟酌每一首诗，“这些诗帮助我从焦虑里剥离了出来，哪怕在严冬里也感受到了春天里的气息。”

可是，什么样的诗句能让读者感受到春天的气息？

带着光、亮和力量的诗。而张新颖的《三行集》，总让人想起英国著名诗人奥登的一句诗，“我试图点亮起一炷肯定的火焰”。所以，“进化到一半的智慧生物/把愚蠢藏在核心疯长/内部爆破后重回洪荒”这三行诗，是诗人张新颖预见到了未来吗？不，他只是在用诗过滤掉现实中的雾霾后，试图给《三行集》的读者带来光、亮和力量。这恐怕也是思南读书将牛年的第一场读书活动定名为“诗的礼物”的原因吧。



徐建军/摄

满仓

人生有梦想就应该去追逐，她说，如果当年没有被一次次阻拦，也许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和命运又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。

■ 杜华辉

这几天，母亲的职场生涯结束了。她原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，在村庄之间辗转一生。我的父亲去世后，她的生活好像失去了主心骨，变得慌乱且失去方向。一个偶然的机，一个朋友喊母亲和她一起去酒店打工，母亲心动了。那时候，我是反对的。首先，母亲也是60岁的人了，酒店里洗碗工的工作量很大，需要长时间站在水槽边弯腰弓背劳作，特别辛苦。其次，家里不缺这两三千的收入。而且说出去，还会让人觉得是不孝顺。但是，我的反对在她面前显得特别无力。她说到打工的时候，眼睛里有光的，饱含了对未知生活的向往。

想一想，这一路走来，母亲曾经有数次机会可以改变自己农民的身份，或者说是脱离农业生产的机会，但每一次都被各种外力所阻挠。

记忆中是一个雨天，我被母亲抱在怀里，站在别人家的屋檐下。父亲和这家的男主人在屋里说话，女主人在厨房里擀面。那家的男主人劝父亲，安心在家种地，再不要想外面那些事情了，只有种地才是正经事。母亲抱着我，焦虑地在屋檐下来回地走，滴水砸在石窝里，飞溅到人身上，让人一阵一阵地发冷。那时候，县里刚开始发放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，我父便是获取资格的第一批人。但因为当时的农村人总觉得商人就是投机取巧，所以很是反对。于是，我的爷爷奶奶便托了村里的人，去县城把我父母叫回家，劝说他们放弃经商。那次机遇，他们没有抓到，母亲也第一次错过了从农村走出去的机会。

我爷爷有一个姐姐，小时候被人拐走，流落到西安的一个孤儿院里，后来在西安结婚生子成家立业。在我小时候，她凭借残存的记忆和一丝难得的缘分，找到了我们，与我们认了亲。她的女儿，也就是我父亲的表姐，开了一个熟食店，因为缺少帮手，便趁着农闲的时候喊了我母亲去当店员。当时，我母亲还很年轻，骨子里厌倦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，被城市更为广阔的天地和精彩所吸引。可是，半个月之后，她又被我父亲叫回了家。因为在她离开的这半个月，我父亲也外出干活，爷爷奶奶也没想到要照顾我们三个小孩。我们几个吃饭总是饥一顿顿一顿，碰上饭点儿了，就能吃上一口热乎的，放学稍微回来迟了，就没吃的。我们的衣服也没人洗，房间也没人打扫，早晨也没人喊我们起床去上学。母亲一看，没人帮忙，倘若她长期不在，三个孩子必定荒废，只好忍痛辞工。

我上初中以后，我父亲带着一家人去县城做生意。但是几年下来，没赚到什么钱，只是混了一个温饱。正在他犹豫着要不要放弃的时候，老家的人又邀请他这个画匠回去油漆棺木。而那时，我和弟弟都已经上了大学，妹妹也在住校读高中。因此，父亲带着母亲，又重新回到了农村。

我父亲去世之后的第一年，我母亲是在农村度过的。我叫她来西安，她说，家里要是没有人就荒了；妹妹叫她去宝鸡，她也是住三天就要回老家，一心守着那座宅子，但是生活陷入迷茫。我给家里装了网线，给她买了最新款的智能手机，我妹妹教会她上网和直播。每天午饭后，她就坐在家门口开直播，在网上和人聊天。但是，这依然无法缓解她心里的焦虑和失落。脸色蜡黄，嘴唇铁青，睡觉时呻吟惊呼，长期的精神衰弱，让她随时都处在崩溃的边缘。我送她和亲戚一起出去旅游散心，给她买流行的衣服和食物，但所做的一切在她那深不见底的悲伤面前，根本就不值一提。

最终，我同意她出去打工，也是觉得她应该离开老家，脱离原本的生活环境，走出悲伤，去面对新的生活。刚开始那段时间，害怕她不能适应新的环境，不适应高强度的弯腰劳动，每天定点视频通话问候。那时的她还是有些怯懦，脸色暗沉，精神状态很不好，交往人群也仅限于同村几个熟人之间。每次放假，不是在宿舍睡觉，就是和我出去逛街。一段时间之后，她的脸上开始出现笑容，开始给我讲宿舍里的趣事和工作中的事情。她告诉我，后厨里都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，都很乖，有事就叫她阿姨，什么事情需要她帮忙，她很喜欢别人叫她阿姨，感觉自己是被尊重了。有时候，我去看她，买一些东西，让她与同事共享。一年后，她从一个洗碗工，被提升为后勤主管，开始管理员工打卡和后勤事务。每次和她逛街，她都随时注意手机工作群里的动态，那份工作俨然成了她生活最重要的一部分。

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，她离职去帮我妹妹带孩子。我问她，甘心吗？她说，没有什么安心不甘心的。这两年时间，她脱离了家庭，脱离了母亲的身份，融入一个新的环境里，实现了自己的价值，完成了多年以来的心愿。她觉得是时候回归家庭，安心做一个老太太了。人生有梦想就应该去追逐，她说，如果当年没有被一次次阻拦，也许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和命运又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。